夜航船

■唐仔

我用秃的那些铅笔啊,橡皮啊,牙刷啊,扫把啊,都早已湮灭在岁月的长河中。我今天随手丢弃的东西,如果能扔到几十年前,我一定都会当作天降的宝贝的。

用秃了

爷爷的牙刷,比爷爷的头发还少,还秃。

它秃的方式,与爷爷的秃是个相似形,都是从中间秃,远看像一个瓢。近看还是一个瓢。但爷爷的头顶上,尚有几根长头发,可以从脑袋左侧绕到右侧,像瓜摘光了的西瓜地,残存的瓜藤,爬出地头。爷爷的那把牙刷,却几乎不剩一根长毛了。你已经完全看不出,它当初的样子。

爷爷不换牙刷。不是不想换,是没钱换。一把牙刷2毛钱,一个鸡蛋才5分钱。谁舍得用4个鸡蛋去换一把新牙刷?家里也早没有牙膏了,牙膏更贵,得用更多的鸡蛋去换。我在窗台上见到过一个牙膏皮,它看起来比一张纸还要薄,比我奶奶擀的面皮还要薄,你可以想象这块牙膏最后的日子,是怎样被一遍遍捏挤的,它一定将牙膏的苦头吃尽了。

爷爷刷牙从不用牙膏,他只拿那把秃牙刷在嘴巴里捣鼓,左三下,右三下,然后,仰起头,水在喉咙里"呼噜噜"响,最后,"呸"一声,吐出去很远。牙就算刷好了。我奶奶更简单,她连一把秃牙刷都没有,含一口盐水,用左边的食指,秃噜秃噜右边的牙床,用右手的食指,秃噜秃噜左边的牙床,就完事了。我说的是牙床,她的牙早掉光了。

家里还有一把刷子,刷鞋子,刷水缸,刷凉席,刷筛子眼,都是它。它也早秃了。它怎能不秃,几乎什么东西都靠它刷,就像我们家的盐、酱油、肥皂,都靠那两只母鸡下蛋,鸡屁股都下秃了。也许是吓秃了,因为我总是眼巴巴地盯着鸡屁股,期盼它能多下几个蛋。每次我用那把刷子去刷鞋,总有一种错觉,感觉是在用破鞋帮反过来刷光秃秃的刷子。

连扫帚也是秃的。扫帚都是爷爷自己编的,大的扫帚,是用竹子的枝叶编的,小的扫把,是用一种柔韧的草编的。竹子和草,有的是,爷爷又有一双粗糙的巧手,一晚上就能编好几个扫把。家里最多的农具,就是扫把了,大大小小,新的,旧的,秃的,好多把。秃了也舍不得扔,是因为扫把越秃越好用。晒谷场上,总有一些豆子、稻谷、麦粒,喜欢往地缝里钻,本来就没丰收,哪能再让地缝偷吃?秃扫把就派上了用场,硬硬的扫把梗一根接一根扎进缝里,将躲在里面的豆子、稻谷或麦粒,一粒粒全给扒拉出来,一粒也别想逃。

扫地时用秃扫把就不成了。本来地上只有一层灰,一扫,一戳,土生土,灰生灰,扫得地上的浮尘,满地滚,满天飞,灰蒙蒙一片。这时候还得靠竹子枝叶做的新扫把,一扫一大片,枯枝烂叶,浮尘土疙瘩,统统一扫而光。

我的铅笔也经常秃得只剩下铅笔头了。开学时,买了一支铅笔,到了期中,铅笔被削得越来越短,只剩下一截铅笔头。原来握铅笔,可以用整个手掌,现在,因为太短,只能用手指头,捏住铅笔头了。即使这样,也绝舍不得扔,扔了就没笔写字了。直到最后,短得只剩下不足半寸,连指尖也捏不住了,才不得不放弃。我们村的小黑子比我还厉害,他会用一截竹子绑住铅笔头,继续用。他们家比我们家还穷,哪怕是开学第一天,也没见他买过一支新铅笔,他用的铅笔头,都是家在镇上的同学送给他的。

还有一种铅笔,笔的另一头是带橡皮的。往往是笔才用到一半,橡皮已经擦秃了,擦到外包的铁皮处,就没办法擦了。但也舍不得扔,将铁皮撕开,藏在铁皮里的那点橡皮头,还可以继续用,只是得用两只指尖捏住了,才能用。橡皮头那么小,可不好捏,比泥鳅还滑。小黑子捏着橡皮头擦错别字的样子,像极了他奶奶眯着老花眼穿针,穿啊穿啊,怎么也穿不过去。

我用秃的那些铅笔啊,橡皮啊,牙刷啊,扫把啊,都早已湮灭在岁月的长河中。我今天随手丢弃的东西,如果能扔到几十年前,我一定都会当作天降的宝贝的。

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

朝花夕拾

■骆红惠

在4日之前谁也不会想到,"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的琼瑶,以这么一种决绝的方式,给她的文学时代画上了句号。

有琼瑶相伴的日子

本月4日下午,琼瑶去世,享年86岁。她生前录制的视频《当雪花飘落时》曝光,这是她向世界最后的翩然告别。

时间仿佛可以倒回,我恍若置身于20世纪80年代。脑海中闪现出两位港台作家,金庸和琼瑶,前者武侠,后者言情。在那个时代,几乎每个大学生的枕头底下都会有他们的书,而女生心里更钟情的是琼瑶。她本名陈喆,1949年,随父母到台湾生活。琼瑶用细腻笔触编织情感绮梦,文字宛如星束落入心湖,泛起无限温柔涟漪。她笔下充满理想主义的爱情故事,不仅可以被称作华语文学、影视史上的经典,也成了几代人的集体浪漫回忆。

我的大学生活,日子很清苦,助学金以外的生活费捉襟见肘,没有能奢侈到买一本学科以外的闲书。此时,只要有一位室友从校外借来了琼瑶的小说,整个宿舍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瞬间充满了兴奋与狂热,一场关于爱与梦想的接力赛悄然上演。借来的新书往往很快就要还回去,于是夜深人静,总有一抹温暖的光亮,在女生宿舍的窗帘后悄悄闪烁。那是手电筒的微光,也是我们青春梦想的火花,偶尔还能听到一两声轻轻的抽泣,那是被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深深牵动。

才情,是琼瑶与生俱来的羽翼,她笔下的爱情故事,缱绻悱恻,文字里的情绪永远像油画色块一般浓烈。她的多部经典作品,藏着古韵诗魂,让故事美得更动人心弦,古诗词成为她文章里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也是情感传递的巧妙方式。

《在水一方》,灵感源于《诗经·蒹葭》。那句"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勾勒出对爱人求而不得的怅惘。仿佛将读者带入了一个超脱尘世的仙境,让人不禁浮想联翩。《几度夕阳红》里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则借古人的意境,抒发对美好事物易逝的感慨,向往对爱情永恒的渴望。

《庭院深深》取自欧阳修《蝶恋花》,琼瑶将欧阳修笔下的词句砌成了深闺高墙,那些杨柳堆烟,帘幕重重,把女子幽居深院的哀怨,写得入木三分。孤寂感扑面而来,让人为之揪心。还有杨慎的《临江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被琼瑶化用到同名作品中。"滚滚长江淘尽英雄,世事转头成空",爱情又何尝不是?离合悲欢,尽在这夕阳余晖里。

《心有千千结》里有北宋张先《千秋岁》里的词句,"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伤春的愁,爱情的怨,直白而又炽热,尽显情感的复杂与深沉。秦观笔下的"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成就了《一帘幽梦》。

琼瑶以诗词为魂,编织出一个个如梦似幻的爱情世界。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内涵,也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体验到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情感交流,仿佛与古人同悲共喜。读她的小说,品那些诗词,何尝不是在重温世间最纯粹的爱恨情仇?

在4日之前谁也不会想到,"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的琼瑶,以这么一种决绝的方式,给她的文学时代画上了句号。那些细腻的台词、唯美的诗句、深情的故事,依然会留存在我的记忆中。火花与雪花,她给自己留下的这个注解,旁人再无法超越。或许用她遗书中的那个"翩然"更准确,琼瑶翩然地走了。

湘湖诗会

■俞沛云

湘南之美

在湘南
隽永的诗风随意流淌
视野之中
从三江口到湘湖
可歌可吟
古宅巷道 小村水系
像是村里忠诚的守护者
在光阴里静默千年
沉淀在厚重的历史当中

空旷的於氏宗祠
袅袅墨香,谆谆教诲
让来临者体会到
"日监在兹"的殷切期望
一册一书,一草一木
在这里都得以被尊重
就连呼吸也带着翰墨的恬静

韩氏宗祠的旗杆石
沉默不言
脚下的青石板的苔藓
仿佛还在述说着璀璨
那些已逝的大人物
依然鲜活 依然跳跃

在湘南的冬至
如果运气好 也许
转角能遇到
回乡打篮球的"九爷"

凡人脸谱

■徐国红

与湘南长者相遇

湘南,对我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走进湘南,迎接我们的是油光铮亮的农村四好路,一幢幢崭新的农家别墅整洁有序,那些看上去上了年纪的老屋也经过巧妙修补,成了留住记忆的乡愁。

但湘南吸引我们的,给予我们好奇的又岂是这些。我对湘南的兴趣,从一个在其他地方不曾看到过的戏台开始。

戏台在牌轩下自然村一个叫前坛的土地庙里。选址十分特别,建在土地庙前厅和后院中间,成了前厅到后院必经之路。于是,戏台在设计上做了巧妙处理,台上中央的木板可以拆卸,背景也用两扇屏拼接。当戏台的背景屏左右打开,台中间的木板被移除,就成了一个挡风遮雨的过道。反之,锣鼓响起,一出好戏上演。这样的戏台设计,我在萧山没有看到过第二个,想来筑庙者是个高人,知道平日里戏不常演,颇有资源整合、物尽其用的味道。这味道在戏柱上也能反映出来,戏柱用萧绍地区常用的羊山石制成,稳稳托住台子,任凭演员在台上翻江倒海。戏柱上铭刻的对联今天读来,依然能感受到先贤们的智慧和对后世的教化:"善恶人到底分明,古今事从中相像;离合悲欢安知非戏,忠孝节义天地之文。"读读这些,都是浓缩的哲学,大到宇宙规律道法自然,小到人情世故家里长短。这样的宣教,岂是如今信手拈来快餐式口号所能比肩。看戏的人,悟着悟着,或许人生也会通透起来。

湘南给我的好奇,还在于这里有一群可爱的长者。当一些地方的农村老人在忙着打牌,或者在菜市场里经营些许蔬菜时,湘南的老者们,他们正成立诗词书社,研究村庄文化的挖掘和保护,热心于宗祠的建设和族谱的修订。

湘南的老者,一行数十人,成了我们此行最好的向导。在韩氏祠堂,他们对韩氏先贤如数家珍:韩琪、韩祖德、韩登安……一个个先贤从他们津津乐道的口述中,从他们整理的文献记载里,从他们所指的石刻碑文上鲜活起来,如雷贯耳!于是韩氏祠堂不再是一座冷冰冰的建筑,连祠堂外静默的旗杆石也有了灵性。在时空的挪移更迭中,多少红衣少年从这里策马远行,几多老者从这里落叶归根。他们的心头挥之不去的是湘南的云雨。

之后,我们还考察学习了於家祠堂、土谷神庙等文化遗存。我们考察学习的时间不多,加上中午吃饭也就三四个小时,若不是这些长者的介绍,或许走马观花的我们会错失一次与湘南共呼吸的感受。他们热爱生养的故乡,敬仰先贤创造的财富,他们接过历史给予的使命,是新农村建设最美的宣传者。

是的,在他们的自豪里,我仿佛又一次回到了土地庙的戏台,戏台上正演着石家四兄弟英勇治水的故事,只见那演员面露悲凄,哀伤不已,泣不成声唱道:滔滔洪水声依旧,壮士去兮不复返。台下角落里,石五心如磐石,目光坚定。

是的,在他们的自豪里,我的思绪被一堵墙吸引,墙上绘制着无数个机械齿轮,它们有规则地咬在一起。只见韩桢祥老先生面含微笑,驻足观赏,他大手一挥,那些齿轮仿佛装了电机似的转动起来,发出清脆的声响,流畅且富有韵律,多么奇妙啊!

是的,在他们的自豪里。我或许,也想在於家祠堂外静坐片刻,日监在兹。日监在兹。在湘南的呼吸中,闻着岁月静好。

画家杜觉民眼中的大围垦岁月

(下)

难忘挑河的过往

(上接11月22日5版)挑河,我只挑过一次,但与围出来的耕地的缘分却延续了很多年。

围垦围出来的盐碱地,每个生产队都会分到一块,大致是将挖出来的河道与内河贯通,引入淡水,加上天上雨水的冲洗,稀释盐碱;再是翻耕,前几年种植的水稻根本没什么收成,所以需要肥田。

约莫一百二十里水路,四个人两支橹摇的大船,舱中装满粪肥,船沿只比水面略高些。水"啪嗒、啪嗒"敲击着船身,浪花飞溅。摇船的全是身强力壮的人,我是其中之一,16岁,挣十二个工分的十足劳动力,我说这些倒不是为了吹嘘自己,但小傲娇还是有些的。

船上还有一个小舱,上有竹篾编成的拱形船篷,防风防雨,里面放着我们这一路所需的饭菜、衣物之类。

摇橹和背纤虽都是力气活,但两种力气却不是一样的使法。背纤和摇橹是轮换着来的,两人一组,约莫15里一换,我父亲只会摇大橹,大橹全靠力气,小橹需要技巧,是把握方向的,我大小橹都会。

纤绳的一头系着船头右侧的铁环,另一头系着竹板的套从肩膀斜挎到腋下,生生勒在前胸,低头、躬背,顺着曲曲弯弯的河道。绍兴一带桥下都有纤路,路是石板路,省下许多脚力(现在绍兴的古桥下纤路还在的),船到萧山瓜沥,桥下就没有纤路了,那就得掼纤了,所谓掼纤,是摇船的一个人到船头上等着,拉纤的人把三十来米长的纤绳绕成圈后掼过去,等船过了桥,再掼回给岸上的人。

如果只是桥那也还罢了,河滩边成片成片的芦苇丛,不屑而傲慢,横亘在船与背纤人之间,只好将纤绳松开,一次又一次用手劲往空中甩,这是纤路上的又一次博弈,粗糙的纤绳,动辄便会磨破手,锋利的芦苇叶也不肯闲着,手臂上,脖颈上,脸上划出如许多的血痕,又痛又痒。

山村闭塞,穿的都是草鞋,美其名曰草鞋防滑,其实那时甭说买不起雨鞋,就是听也没有听说过,草鞋里面穿着用土布缝的袜子,两层,厚实,绑在腿上,这是冬天的装束。

草鞋分两种,稻草鞋和笋壳鞋。稻草鞋不到一周就坏了,走长途自然要穿耐磨的笋壳鞋。笋壳鞋,捡毛竹上掉下来的壳,晒干撕成细细的丝,搓成绳编成鞋,我两种鞋子都会做,这样想来,我实在是有些匠气的。

围垦在所前的东北方向,冬天的风从北方来。沿河无遮无拦,北风呼啸着与大地万物势不两立。逆风,我和同伴把身子倾斜成45度,腿肚子绷紧了,前脚掌着力,脚趾头化身作了耙齿,一步一步艰难往前钉,往前钉,又似乎被钉在原地,感觉不到向前的移动,纤绳越勒越紧。坚硬的风急吼吼往嘴里灌,那个滋味,自是无法描摹……

船到瓜沥,纤路全是泥路,高高低低,坑坑洼洼,白天还好,雨天的晚上踩水坑也是常事。草鞋不防水,袜子早就湿透了,湿就湿吧,用的都是力气,倒也不会觉得很冷。怕的是雪天,湿透的袜子被风一吹,就结成了冰,冻麻了的腿,不再有一丝与寒冷对抗的能力。

那个夜晚,船到头蓬,大雪连绵,饥寒困乏,前路莫测,再不能走了,还剩余下的四十多里水路。在桥洞下过夜,虽有桥面挡雪,可是穿堂风愈加狰狞。如果不是途中遇雪,这时候该到围垦舍头了,这事想起来就沮丧。天气预报不准确,船上又不能生火,上船时带来的米饭冻成了冰渣子,咬在嘴里,咔嚓咔嚓像两把相互对磨的菜刀,咽下去,体内的温度不与它相容,食物行走的路径辨得分明。

这事儿佳萍曾问我,会不会对往后的人生产生深远的影响,我要等过了很久才回答她,影响肯定是有的,但具体是什么,好像也不能一一列举……

佳萍特地去了围垦

一块土地分成很多岭,一条岭一条沟,每一岭上均匀插六排秧苗,等秧苗成活,大概有十几二十厘米的样子吧,就可耘田了。

那时候是双季稻,晚稻第一次耘田,是夏末秋初,似乎发着低烧的热烘烘的水,没过秧苗根部,穿的是短裤,秧苗叶子一掀一掀抚弄着肌肤,又痛又痒,有种说不出的难受。双膝跪在第二排与第四排的空隙里,为了不使初长的秧苗受到损伤,是跪,而不是蹲,再是一只手支撑着地面,一只手拔掉混在秧苗中的杂草,再把杂草捂进秧苗空隙处。对了,插秧之前泥土是翻新过的,加上长时间河水的浸泡,土很松,膝盖就陷进土里,慢慢往前挪移,身后是两条深深的沟。

种田时节,脚大多泡在水里,没个干的时候,脚趾缝就白乎乎地霉烂,蚂蟥特别喜欢盯,有时候还不止一只。蚂蟥是很难拔下来的,我这里用到拔,是确实需要点手劲的,拔下来了扔出去。

水下是可恶的蚂蟥,水上则是讨厌的荒草蚊子,乌泱乌泱在人的周身盘旋,随时随处张口就咬,最可恶的是蚊子时常不长眼,老往人的眼睛里撞,这种给光明使绊子的行为,确实让人很不爽。

睡在蚊子的十面埋伏之中,很仔细拍完帐子里面的,睡下,咬醒,又坐起来检查一遍,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和小伙伴曾做实验,晚上八九点钟,把脚搁在凳子上,用手不停摸,没多久,蚊子黑压压前仆后继"就义"了一大片,当然,在这之前,还没有看到它们有任何活腻的迹象。

挑河时租住的盐厂是没灯的,到围垦种地,生产队舍头照明也都是蜡烛或不带玻璃罩的煤油灯,装电灯是后来的事。15瓦的灯泡,也是黎明之于夜行者的喜悦,那时候我看的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悲惨世界》,灯光本就幽暗,何况还须窝在低矮的帐子里面,文字就看得不怎么真切了。

停电这事吧,像是神经受到刺激引起的打呃,经常性的,电一停,老鼠窸窸窣窣从各处爬出来。我的一位小伙伴云通(现已去世)特别机灵,拿出自制的皮弹枪,眼睛就放了光,"叭"的一声就是一只,又一声又一只,弹无虚发,一晚上可以打十几只,尽管地上的死老鼠看上去是如此诡异,但那种收获感又是如此强烈。

那个傍晚,隔壁4队草舍着火了,我们是3队,听到喊声,我冲出去拿起粪桶去河里挑水救火,这是本能。还好没有风,如果有风,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曾亲眼看着十几个草棚在几小时内被席卷一空,火光熄尽,黑暗如磐。

铁耙锄地很花力气,所以锄地的都是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每人一岭地,一字排开的,前面那个人锄得快了些,就停了手,另一个人也停了下来,聊些红男绿女蜚短流长。

段子是平庸的段子,但也尽量讲得高低错落,大家且听且笑。

晚上八九点钟,劳累了一天的人们真是困得不行,把剥好的络麻圈在地上,一屁股坐上去,背挨着凳子,打起瞌睡。说睡,其实也不真的就睡了,每个人的大脑皮层都清醒得很,毕竟有二斤番薯的诱惑,十二点准时,就闻着热乎乎的番薯香了,这是食堂人员送过来的,最好吃的是贴着锅底的大番薯的中段,只是我"级别"不够吃不到。

听人吹嘘,外村在放很好看的电影,便约了小伙伴,走三十里地去看,气喘如牛赶到现场,影幕刚拉开,是我看了三十遍的《卖花姑娘》。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也是约了小伙伴一起去看,伙伴识潮性,在天阴下来时,在地平线处能看到白线时,催我赶紧往上面跑,接着就看到潮水轰鸣着推近又轰鸣着远去,刚才站立的地方大片泥土坍塌,被浪潮席卷而去……

前几天,佳萍给我留言:"老师,我现在就在围垦,看一横一竖笔直的河道,蹲在沿河石块上,轻轻拂开水面上的漂浮物,双手舀一捧,把舌尖浸在水中,能尝出这里的水依旧带着一丝丝咸味,河水的绿波只宜远观,河床是看不见的,流水中的泥沙绝不亚于光柱里飞扬的灰尘,河边是一丛丛高高低低的芦苇。河边有很宽的路,路那边是挖河挑出来的梗头,种了毛豆和番薯,上面十厘米左右的一层泥土是奶白色的,很松,手指一捏成了沙质的粉末,一里外有村民在挖番薯,时不时扬起的灰尘像从地里冒出来的白烟,烟飘得不太高,慢慢扩散,渐渐稀释……我从梗头这头到那头,用脚步丈量它的宽度,刚好四十七步,土很松,一步一坑,高高的梗头里面是低低的水田,稻子将熟……"

"你倒真的有心,特地去围垦,但是当时的情境,现在永远看不到了……"我这样回答她。此时此刻,身在法国的我也不禁想去看看大围垦了。